

情可一瞬
文 | 灭绝师太

感情“异度空间”

黄老师审阅了几篇近日我等写的情感故事稿件,有感而发曰:“生活中有所谓好人,在婚姻家庭中却往往是恶人啊,对配偶无情甚至于恶毒。”初闻愕然,思之信然……

确实见识过不少道貌岸然的君子,在家里竟像变了一个人,专权者有之,斤斤计较者有之,暴力者有之,冷暴力者亦有之。家里家外两张脸,轻者说是人性的两面性,重者说,简直算人格分裂。就像典型家暴剧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》中的那个丈夫,此人是业务拔尖的医生,是父母的好儿子,弟弟的好兄长……总之,在外人眼里,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成功的人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可是,就是这样一个人近乎无可挑剔的“好人”,在妻子面前却变成魔鬼,几乎陷枕边人于万劫不复之地!

当然,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典型比较极端,可这样极端的人物确也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。生活中不乏对外和善、对内凶狠,对外人大方、对内人怪吝的丈夫。自然,也会有如此这般的妻子。按黄老师的说法,人性的善恶,甚至普遍的道德准则,在爱情婚姻中其实是不做准的,感情世界另有一套法则,这套法则和普遍外在的法则不相干,我谓之为感情的“异度空间”。是的,没错,感情生活另有法则,或者根本就没有法则。不然怎么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。不讲理讲什么? 讲情,讲性,讲性情。情、性、性情相契,那便是二人世界中的善,否则,便是恶。这便是为什么明明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却过不好的原因。

曾听过不少这样的讲述:女子当初之所以相中男子,是因为该男孝悌,对父母孝敬,对兄弟姐妹友爱。想着他既然能对家人好,肯定会对自己好。孰料等到嫁过去了,才发现,人家是对父母兄弟好,却不见得会对老婆好。此好非彼好,根本两码事。所以,找人要找对的人,找合适的人,而不是找所谓“好”人,好人虽好,却要看向谁好。对谁好都不如对你好,这才是择偶的真谛。

忽然囧动
文 | 笑解金刀

世相

我孤独的时候,会想到人群,就像一只鱼儿羡慕着大海。那里有世相,等待着我用心灵感受到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。

那天我在广场看到一对老夫妻在行人中间肃立:男的一头白发,又乱又长,两腮鼓起,正在吹奏一样别致的乐器,而他妻子深深地弯下腰,双手捧着一只搪瓷缸子……

瑟瑟寒风带来了他们悲凉的体温,过往的人们几乎没有丝毫犹豫,纷纷把零币放到它的里面。

老人吹奏的是竽,还是笙呢? 面色如此愁苦,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一首欢快的《瑶族舞曲》呢? 奉上一元纸币问他。老人言简意赅:是笙。诗经里不是写过“我有嘉宾,鼓瑟吹笙”吗?

我肃然起敬。他潦倒,却不失高贵。转到超市小电梯口前的空地上,一个小伙子怀抱一把吉他端坐在人行道的隔离墩上。他正在高歌《笑傲江湖》,他长发飘飘,一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,仿佛是在弹铗而歌:世间纵有不平事,当击之。

驻足谛听,觉得别有意味,他一个人,便有了江湖。

而在雷坛河桥头,我却目睹了一桩人间喜剧: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“惨”遭其老父修理。

汉子明显喝高了,走路飘飘摇摇,需要他七老八十的老父亲搀扶。

两人就坐车问题发生分歧,争将起来,儿子摔倒在地上,赖着不起。老人家怒了,巴掌“啪啪”地拍在汉子的脖颈处。

汉子一脸迷离,说:“爸,你听我说啦!”老父说:“你再不要粘了,跟我走。”

老人家扯着汉子的耳朵将他跌跌撞撞提走了。围观的群众发出善意的哄笑。

我在想,多年以后,他摸着空落落的脖颈,却再也听不见那一声脆响,也许眼睛里会闪烁着潸潸的泪光吧……

匪族来袭
文 | 东邪西毒

衣蛾



妙语联珠
文 | 嘉南

咏物以情

1月28日上午的兰州,漫天飞雪,临窗而立,看着杂乱纷飞的雪花,脑际瞬间浮现八个字:“始于纷乱;终作清白。”这是联友怀抱昆仑写给雪花的一副短联。

若干年前见过一次,此后每逢飞雪,都会想起这联,可见昆仑之笔,将雪花写得真个是入木三分,教人每每对其言外之意再三寻味。昆仑是善于驾驭文字的,言语虽短,但他却总能赋予丰厚的内涵。如他另一副咏物的短联:“诚无羽翼;别有云天。”看似也寻常,但若知题目是写给“风筝”,读者眼前顿时就会一亮,一个“妙”字,脱口而出。这已然足古今“风筝们”最好的独白。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咏物联也是这样,不寄托点情怀,干巴巴的直叙,便将那所咏之物,无法写活。说起“活”来,想起一副写给鸽子的对联:“飞散九天白浪;点活一座苍山。”若说上联,还不过精彩,但进入下联,已经是开阖万千之手。其立意之高、思维之活,不由得让人点赞。数点白鸽,散作浪花,恰恰让远处静态的山,因这群鸽而活了起来,一个“活”字,真是活一山,也活一联。

历来对咏物联的评价,要经历三个层次,一是

从国招来
文 | 狂奔的骑士

谦让宋襄公



玩物有理
文 | 问远

诀窍

每个行当都有诀窍,也就是所谓的不传之秘。和玩家们接触多了,就能听到一些诀窍。

陶罐真伪,沾点水,看渗水速度。

瓷器,放到太阳下晒一阵,就能发现修补的猫腻。

看着特别脏的藏品,十有八九有问题。

乾隆时,仿造的官窑器物,篆书“御”字少一笔。

……

这些诀窍,有书本知识,有经验积累。几天前,跟老张学了一诀窍,用在鉴定瓷盘上,果然很神奇。

周六,是隍庙里摆古玩地摊的最后一天了。古建筑群要维修了,禁止摆摊,要告别摸爬滚打了多年的隍庙,许多玩家心中不忍。

清早,老张就打电话约我,隍庙地摊最后一天,去看看吧!中午时分到隍庙,已经不多,通知发了N多天,都有心理准备了,能走都走了,不走的是为了摆最后一天。

窗外大雪纷飞,我却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只飞来飞去的蛾。

第一眼看到这只懒洋洋飞动的蛾子,我对埋头看微信的妻子说,米袋里又出虫子了。妻子说她刚买的新米,怎么会?我抓住这只蛾子查看:它身长约1厘米,棕褐色的复眼,前翅长椭圆形,翅面有不甚明显的纵条纹,后翅比前翅宽阔,灰黄色。再仔细一看,它的两个触角非常长,几乎和身体一样长,而且它的头部不是那种长三角形,而是类似球状,头顶有蓬松的绒毛,再看,它的翅膀外缘,也是一圈绒毛。显然,这不是米蛾。

这个发现让我一下子兴致勃勃起来,我放了它,可是它飞了一下,马上掉落到沙发上,它太虚弱了!或许它已经快要死了。一般的蛾子只有几天的寿命,它们完成产卵的任务后就会死去。

我注意到它是从卧室的方向飞来的。拿起放大镜,我开始一点地点在墙角、地面、房顶、家具缝隙还有衣橱上寻找。折腾了半个多小时,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在衣柜的角落,看到了一只遗留的残茧,显然,有东西咬破了茧,然后羽化成蛾了。看大小和颜色,我确定就是这只蛾子所留。

1月28日上午的兰州,漫天飞雪,临窗而立,看着杂乱纷飞的雪花,脑际瞬间浮现八个字:“始于纷乱;终作清白。”这是联友怀抱昆仑写给雪花的一副短联。

若干年前见过一次,此后每逢飞雪,都会想起这联,可见昆仑之笔,将雪花写得真个是入木三分,教人每每对其言外之意再三寻味。昆仑是善于驾驭文字的,言语虽短,但他却总能赋予丰厚的内涵。如他另一副咏物的短联:“诚无羽翼;别有云天。”看似也寻常,但若知题目是写给“风筝”,读者眼前顿时就会一亮,一个“妙”字,脱口而出。这已然足古今“风筝们”最好的独白。

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,咏物联也是这样,不寄托点情怀,干巴巴的直叙,便将那所咏之物,无法写活。说起“活”来,想起一副写给鸽子的对联:“飞散九天白浪;点活一座苍山。”若说上联,还不过精彩,但进入下联,已经是开阖万千之手。其立意之高、思维之活,不由得让人点赞。数点白鸽,散作浪花,恰恰让远处静态的山,因这群鸽而活了起来,一个“活”字,真是活一山,也活一联。

历来对咏物联的评价,要经历三个层次,一是

兹甫是宋桓公嫡出长子,有一庶出兄长目夷。因是嫡出,被立为宋国太子。桓公的正室夫人是卫国公主,在兹甫还未成年时,就被桓公休回娘家,所以兹甫虽是太子,因为没有娘舅亲属,势力比起庶兄目夷,差一大截。

兹甫为笼络目夷,欲将太子之位让贤于他。目夷颇有贤德之名,坚辞不受。兹甫顺利继位,就是宋襄公。继位之后,襄公封目夷为宰相,主持军政。襄公略施让贤小计,便赢得全国上下尊敬,继承大位。于是襄公似乎认定了谦让才是人生制胜的法宝,说不定可以凭借此法宝称霸天下,走向人生巅峰。宋襄公的野心很快得到印证。父亲宋桓公还未下葬,刚继位的襄公就跑去参加诸侯会盟,在天下诸侯面前先混了个脸熟。

当时的诸侯霸主齐桓公死后,霸主的位置出现空缺,宋襄公就开始打这位子的主意。

襄公虽有贤德之名,但在国家大事上,听不进别人谏言。目夷的意思,宋国是小国,争当霸主,有害无益。襄公不以为然,准备用自己的谦让征服天下,于是向各国派出信使,准备召开诸侯大会。

楚、齐等大国收到消息,都惊呆了:兹甫这货没烧糊涂吧?怎么做起了白日梦?

每个行当都有诀窍,也就是所谓的不传之秘。和玩家们接触多了,就能听到一些诀窍。

陶罐真伪,沾点水,看渗水速度。

瓷器,放到太阳下晒一阵,就能发现修补的猫腻。

看着特别脏的藏品,十有八九有问题。

乾隆时,仿造的官窑器物,篆书“御”字少一笔。

……

这些诀窍,有书本知识,有经验积累。几天前,跟老张学了一诀窍,用在鉴定瓷盘上,果然很神奇。

周六,是隍庙里摆古玩地摊的最后一天了。古建筑群要维修了,禁止摆摊,要告别摸爬滚打了多年的隍庙,许多玩家心中不忍。

清早,老张就打电话约我,隍庙地摊最后一天,去看看吧!中午时分到隍庙,已经不多,通知发了N多天,都有心理准备了,能走都走了,不走的是为了摆最后一天。

跟着老张瞎逛,这里看看,那里瞧瞧。忽然,他拉了我,说,那瓷盘不错。我一看,民国双鱼盘,也就三五百元,没啥稀奇的。

民国双鱼盘,以前,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,也

衣柜里没有食物,它怎么会在衣柜里做茧羽化呢?

我仔细搜寻,又有意外发现,衣柜里不只一只茧,还有好几只,我拍了照片,发到百度里和虫迷群中询问,原来这是衣蛾,专门祸害衣服的。

衣蛾幼虫是一个小型褐色的毛毛虫,一般藏在丝质的袋状筒巢内,成虫就是我刚发现的这只灰黄色的蛾子。衣蛾体质很弱,飞不远,它特别喜爱纺织品,尤其是沾有食物或其它污染,有汗味的衣服更易吸引衣蛾。衣蛾会把卵产在衣服上,过不了两周,卵就会变成幼虫,幼虫会吃毛皮、地毯、毛毯、化纤羊毛、棉混纺织物等。

我赶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妻子,妻子如临大敌,翻箱倒柜整理起衣服来。很不幸,我的羊毛衫已经惨遭毒手,被咬出了几个针孔大小的洞。妻子的好几件衣服也被咬坏。从衣柜里扒出了三个虫茧,里面有三个缩头缩脑的深褐色头的虫子。

妻子将衣柜打扫干净,衣服放回,在下层放了一些樟脑丸,关紧柜门,这才放下心来。但我知道,这只衣蛾已经悄然将卵产在了我们觉察不到的地方。或许下次虫灾还会爆发。

直接描述,这类联要写好,全在于文辞优美。如晚清陇西人杨晓岩写水磨一联:“绿杨堤上水兴波,听打转金轮,阵阵雷鸣风吼;黄麦熟时石有齿,看嚼来玉屑,霏霏雪舞霜飞。”言辞清雅,算是第一层次的精品了。进入第二层次,则要试图将物写活,赋予它人的个性。这类联,最善于拟人。如民国河西人孙振升,同样写水磨:“哪怕公侯王爷,我有我例;不管青棵麦子,谁来谁推。”他是在替水磨代言,这种代言,不好说一定是作者的切实感受,感觉文字与作者之间,总还隔有一层。而进入第三层次,则全然是借物言情。还是一副水磨联:“半世多情,但愿物生皆有偶;长年养拙,相看人巧却无双。”作者是杨晓岩的好友成大猷,此时的他,刚刚经历陇中地区一场兵燹,家庭也受到牵连,孤苦伶仃之人,定然是有发不完的牢骚。他已然不是在写两扇合拢的水磨那么简单,分明是自身处境的宣泄。

咏物联经此三个层次,渐入佳境,形神兼备。可不好说哪个层次最好,关键还在于写联之人是否有心。留心于所咏之物,其实写形、写神,都是在写心。

到了诸侯大会的日子,出场的都是卫、邾、曹、滑等小国,有些小诸侯襄公甚至听都没听过,稍像些样的诸侯,一个没到。一帮人自娱自乐,竟将宋襄公推举为盟主。

做了盟主的宋襄公,开始飘飘然,公然以盟主的身份召楚、齐、陈、郑等大国诸侯会盟。楚成王勃然大怒:这小子蹬鼻子上脸了!目夷等人苦劝襄公,让他别瞎折腾,好好治理国家才是正道。又说楚国野心勃勃,与其会盟,不可掉以轻心。襄公听不进劝:“堂堂盟主的威严,谁敢侵犯。”自信满满地去主持盟会,结果还没说几句,就被楚成王埋伏的军队抓起来,乖乖做了楚国的俘虏。

在众多诸侯的调解下,宋国向楚国送了厚礼,宋襄公才被释放。恼羞成怒的襄公,修整军队,准备用武力征服天下。在攻打郑国时,路遇楚军渡河向郑国支援。目夷要趁楚军渡河时杀楚军个措手不及,宋襄公这时又仁慈附体:“敌人军未整兵未布,我军此时攻击,有失仁义之名。”气得目夷直瞪眼。

楚军过了河,直杀得宋军尸横遍野,惨败而归,宋襄公也身负重伤,最终不治而亡。可怜宋襄公一生以“谦让”为本,霸主还没当上,就落个如此下场。

就百十元。如今老东西越来越少,这类东西价格渐渐走高。这件双鱼盘直径20厘米左右,青花颜料勾勒出鱼身,底足、盘子外檐,用青花双圈勾线进行装饰。

“看这类盘子有个窍门。”老张说。“啥窍门?”大感兴趣。

“看盘子是否有字。”这种盘子上多刻有张王李赵之类的姓氏。当年,村子里婚丧嫁娶,就要从各家各户借来盘碗,为了区分,就要钐上各家的姓氏。新东西很少有钐字。

还有一个诀窍。老张说着,拿起盘子,右手伸出两个指头,轻轻抠住底足内圈,盘子就稳稳挂住手指尖上了。

“手工做的盘子底足是后装的,比较平整,可挂在手上,而现代的灌浆盘,里厚外薄则不行。”老张说。

这诀窍简单,我也会了。又转一阵,看见一盘子,拿起,伸出二指,果然稳稳挂在手指尖,再看花纹,像宋代龙泉窑。诀窍果然管用,有些激动。“这件宋代龙泉窑的如何?”我问。“傻。那是现代手工高仿,釉水不对。”老张不屑一顾。听此言,顿时无语。

教的曲儿唱不上。诀窍虽好,也不能迷信。